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選輯
吳欽章含文參閱

姜中丞奏疏

疏　姜洪

陳言疏

臣蒙　先帝拔擢待罪言路三年于茲無一言裨益時政無一言上答國恩尸祿曠官憂慚切至盡忠補

過夙夜不寧不幸　先帝奄弃萬國哀號遠聞　皇
上紹履尊極未及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知懷恩
以忠見逐即復召用仰梁芳陳喜常與奸邪誤事俱
各斥貶李孜省等左道害政罪不容誅皆謫戍遠方
施欽等醫業庸疏濫玷清班皆削奪官職又禁番僧
方士之妖術罷內府工作之淫巧縱放禽鳥弃毀珍
玩禁造寺觀罷省貢獻此皆帝王盛德事也人心仰
望更化已久而　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為難四方聞
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為　聖明天子出焉

太平指日可待焉。臣見人心如此。則喜不能勝。豈敢終忘超擢之恩。以虧臣子盡忠之道。謹奏八事。仰贊聖明。贑陋狂瞽。觸冒忌諱。罪誠萬死。伏望幸察。

一曰正君心。夫自古天下治亂。係君心邪正。君心正。事事皆正。天下莫敢不正。君心不正。事事皆邪。雖欲正人。亦不可得而正。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許衡曰心猶印板。板正不差。雖千萬紙不差。本旣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故人君必心正而後可以致天下之治

者也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之麗貨玩之奇異
端之紛雜便佞之諂諛一爲所溺則不得其正焉
皇上卽位之初淸心照理是非不惑心固無不正矣
但聲色貨利易于溺志異端詭譎易于惑人操存之
功一有不至則乘間伺隙而進淸明之天不免爲其
所雜也伏望　皇上持守此心動靜隱微無時不謹
道心爲主人心聽命則虛靈常存萬理昭著而治道
所出者正矣

二曰務聖學夫古先聖王爲治之道歷代興亡治亂

之迹用人立政之方愛民利物之術皆載諸經史人君必學而知之則法古爲治鑑古爲戒所好所欲自然不離于正理而王道王化所由以成也若不學則正理不明心志不定多聽易惑守善不固雖欲言治茍焉而已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故自古人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化之隆也然學問之道不可間斷一暴十寒亦爲無益近年雖設經筵而寒暑之外舉行不過數次開卷之時解釋不過數行講官兼旬累

月不蒙詔對以此而欲進學問之功求為治之方恐亦不可得焉　皇上聰明睿哲超越千古正宜及時講學以隆一代治化當妙選儒臣日御經筵無畏勞若無間寒暑上至六經下至史鑑取其節要有關至道者善惡皆講勸懲皆知辨析幾微禮畢方退又當輪流直日以備顧問則日就月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三日納諫諍夫人君統臨天下深居九重聞見不出闕庭必開言路以廣耳目則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奸

宄不生。禍亂不作。若君惡直言。諫臣杜口。則奸邪肆志。蒙蔽聰明。養成禍患。以壞天下。故大舜告廟即位之初。先明四目達四聰。高宗宅憂諒陰之後。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古帝王皆以從諫為首務也。我　太祖高皇帝欲廣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任言路之責。未聞有惡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御前奏事之例既廢。群臣大小章疏。皆出內批通政司每日惟撥拾四方小事以應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仗下。隨班而退。不得從容面陳。忤　旨

往往批𢷬殿庭或貶斥遐荒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
誰肯進言以蹈危機由是中外顧忌以言為諱上下
之情不通久矣 皇上即位之初正宜開闢言路恢
弘治道然詔書無諸人言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事
之禁使人各生畏忌不敢盡言又進士李文祥言雖
狂妄志在納忠聖治之初宜示優容遽加斥逐聞者
駭愕臣謂此決非 皇上之意夫忠言者乃國家之
福非人臣之利也 明主何謂不樂聞之此必有內
外大臣懷奸不忠畏 皇上風明恐人言攻擊欲先

以銷人口也伏望　皇上鑒履霜堅氷之漸防大臣壅蔽之萌體　祖宗求言之心開御前奏事之例科道言官小事封章進呈大事面折廷諍至于大小羣臣有事亦當召對經筵講官不時尤宜咨詢則下情上通事不敢欺百僚震悚庶政允釐矣

四曰辨邪正夫國家治道否泰係君子小人進退君子聚于朝則奸黨息政事清明而治道泰小人聚于朝則朋黨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否書曰元首明哉

此論可為今日三嘆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元首雖明而股肱不良亦難

以致政事之康也伏覩　皇上即位未久求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以致維新之政也如先經科道糾劾某某數輩中外目為邪黨尸祿曠官曾無寸補　皇上若以先朝舊臣不忍誅竄亦當罷其政柄放回田里以為臣下不忠之戒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天朝豈乏正士切見兵部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去任翰林院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撿討陳憲章行人司副莊昶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

正御史强珍徐康于大節給事中王徽王淺蕭顯賀欽工部主事黃純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俱忠勇敢言直節可取武臣則指揮同知許寧廉能銳勇軍民推服至于在位之臣內則太監懷恩雖稱宦豎不類同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子俊馬文昇之任事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之剛介少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退數人而已伏望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用或爲三公六卿或處臺諫講官則文武得人政事修舉 皇上

稱及內臣亦宮府一體之義也

可以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

五曰禁近習夫古者宦臣充掖庭埽除之事傳宮禁出入之命給事左右而已後世人君親佞疎賢乃委之以政授之以權於是特行奸慝專作威福若趙高之亡秦曹節王甫之亡漢田令孜仇士良之亡唐童貫之亡宋皆前事之明鑑也大抵此輩不知事君之大義惟以擊拳曲跽爲敬不顧人君社稷爲重惟事逢迎奉順爲悅故仇士良敎其徒固寵之術以爲天子不可令閑常以奢靡娛其耳目日新月盛無暇更

知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弗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知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後之宦官怙寵誤國皆祖其術噫愚弄人主竊威權彼計得矣其如天下生靈何其如人君社稷何我　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委任宦官之失雖設監局一監常職止五人一局正副止二人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洒埽供奉之事未有干預　朝廷之政也近年壹監有太監十餘員少監以下無數四方藩鎭之地市舶財利之處在在有之蟒衣玉帶視爲常服名位之濫

莫此為甚。然君側之人。衆所忌畏。恃勢縱橫。所至害人。假稱進奉。貨賂公行。損 朝廷之大體。奪百姓之衣食。甚至引用奸邪。排斥正士。阻塞人言。左道害政如梁芳陳喜輩。雖百死不足以謝天地。幸賴 皇上明聖。尋皆貶黜。中外清明。人心稱快。然其中亦有忠謹守法。可任使令。但不可干預政事。使弄威柄。濫設者。頗加裁抑。在京倉庫草場馬房九門。在外鎮守市舶倉場池礦。皆非 太祖高皇帝舊設之數。悉宜取回。以免害人。 皇上退朝。惟以書史自娛。莊嚴自持

勿與狎昵受其獻物以生彼窺伺之心勿與議論聽其毀譽以亂人忠邪之正如此則政事有淸明之象生民獲治安之福宦官亦無有招權得罪者矣

六曰黜異端夫佛道二教自古害政爲甚佛乃西域胡人言妖路遠假輪廻生死地獄天堂之說以惑人心道則假稱老子依倣釋氏又有神仙長生方士修練之術以文姦僞皆欺世誣民充塞仁義斁我彛倫爲世大蠹虐民庸愚信其欺誑猶爲不可況　天子之尊生則與天地同體沒則與天地配享天下百神

皆其所主。豈有求媚鬼神以要福哉。故二帝三王之時。未有佛道之教。然享年永壽。國祚靈長。漢唐之季。佛道始盛。天下庶民無不敬奉。然政教廢弛。禍亂相尋。載諸史冊。歷歷可見。我　太祖高皇帝。禁人私剏寺觀。僧道不許與民俗往來。其數府不過六十。州不過四十。縣不過二十。無遊手遊食之民。天下獲富庶之效。近年營造寺觀。歲無寧日。繁麗相勝。不論財力。僧尼道士。充滿道路。番僧有法王國師之號。道士有眞人天師之稱。又有方士怪誕之人。皆冒濫賞賜。恩

幸無比。去歲靈濟宮修造甫畢。今歲永昌寺營建又成。殫費財物。不可勝計。佛道有靈。空降禍祥。然而頻年水旱災異。百姓飢凍流離。先帝尋亦晏駕。皆皇上之所親見者。其法不足信也。亦已明矣。皇上近將法王番僧方士邪人。俱各查取革退。可謂聖明所為。出于尋常萬萬。然不去其蠹。不拔其根。其害不息。內府或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乞皆撤毀。以絕羣疑。天下僧道寺觀。亦當查究。以淸邪僞。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年不令度人。不修

寺觀使自銷鑠則數百年異端害政之獘至　皇上
而始正矣
七曰省進奉夫人君極天下之尊固宜享天下之養
然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明君亦不以一人之欲而勞
損天下之民也臣巡河一年見南京并四方貢獻中
間可以減省如時鮮段疋兵器等類或薦　太廟或
供國用固不可缺其餘花石禽鳥虎豹皆玩好不急
之物飾籤板枋巾帽染造布帛京師亦有匠料可爲
進貢亦不害人惟以內官監運其獘始多假如木犀

龍衣。二船裝載足矣。額外多討船少者七八號。多者十餘號。其餘濫討。皆如其例。俱滿載私貨。附搭閒人。往往將貢物遲誤發賣。每起貢船發行。舳艫先後相接。撐夫挽卒。晝夜喧呼。南北往來。道路如織。皆恃勢縱橫。強索財物。凌辱官吏。驅迫軍民。官司欲盤詰。輒稱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滿道。所不忍聞。東南一方民力殫矣。 皇上即位之初。常貢之外。悉加裁省。民皆歡呼。如獲更生。但所有內官。仍舊監運。不免如前害人。雖有節省諄諄。軍民恐不蒙恩也。伏望 皇上

覽倘投驛停并隱滿探而沿途害人又別論矣

念此生靈乞勅南京兵工等部會議合無今後軍器段疋等項該部徑自差委所屬大常寺等衙門的當官員進貢嚴立限期不許遲悞其板枋木櫃等項每年蘆溝等處抽分木料無數如藤篾油漆等項北方所無仍令南京并出産去處供送京師任坐輸斑各色人匠無下數萬着令依式製造尤爲近便若以外官不堪進奉則如寧國等府每年進奉梨栗等物止差吏役亦不見有違悞如此觀之則内官不必差遣明矣伏乞停止以甦民困

八曰愼始終夫自古帝王之治在于謹始而善其終則能保天下之大而久享太平之樂如大禹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咸和萬民二聖君者治道雖成功德雖隆猶愼終如始不敢豫逸故能永保天命世濟雍熙而萬世稱仰不可及也晉武帝焚雉頭裘初政仁儉而末年遊宴後庭不恤國務遂起五胡之變唐明皇焚珠玉錦繡躬履節儉而末年信讒好色窮奢極欲遂起天寶之禍二君者皆以盈成之業可恃敬畏之心不存末年

所爲比其他奢侈之君始又甚焉先治後亂爲天下後世笑故人君初政之美而能克終者爲尤美初節之難而能保晚節爲尤難　皇上即位之初求治之心如日初升如川方至雖大禹文王何以過此苟持此心始終不變則唐虞三代之治復見于今日矣若少有怠忽則物欲抵隙小人乘間事類相激弊端益甚然　皇上明見始終堅如金石如臣所言固萬萬無之但臣區區愛君之甚不敢不慮于未然也伏望念負荷之重知保守之難兢兢業業日甚一日虛心

求治常如不及不以久安而怨怠不以盛治而滿假則海宇愿寧萬世無疆也

范　奏疏

疏　　范　珠

修政弭災疏略　弭災

一選諫官以開言路臣聞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夫後世官

以諫名得專其任奮忠効義代不乏人而時君每加奬異以暴白其心志如史可考難以悉舉我 太祖高皇帝特置科道職專諫諍雖有簿書刑獄乃其餘事國初以來不輕用人務求精選以言著名先後相望一二年間科道官員惟知作崖岸修邊幅旅入旅出隨沉隨浮以敢言為輕率以緘口為得體或滿考而未嘗舉劾一人或解任而不聞建明一事骨鯁之風掃地盡矣（如此者爾稱求賢士何由効）假使其時爵賞果輕有如釋之一斥嗇夫者乎事佛果侈有如韓愈之諫佛骨者乎貢獻果

濫。有如溫造之劾李佑者乎。奸佞果盛。有如朱雲之論張禹者乎。一切不逮古人。諸事委于時勢。萬一事關國家。憂係社稷。亦將如是而默默耶。是蓋上有納言之君。下無敢言之臣。頹靡至此。可為太息。臣請勅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先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人品標格。負氣節。則執持堅固。勢利難奪。足以建事功。有學識。則目術高明。獻納平允。足以裨化理。苟不由斯二者。而徒拘于人品。雖有伊尹周公之聖。晏嬰裴度之賢。亦為今之弃人矣。夫既因言選官。必欲循

今言官每云各修職業弟一務名言不知言官之舍之

名責實其各官考滿到部要見平素舉劾何人建明

而外又有何職求耶

何事以此定其殿最議其黜陟庶使人皆効職官不徒設然選用既精而言不見納亦虛有其名耳臣見往時言者稍侵權貴輕則箠楚之加重則狴犴之入甚者遷謫遐荒寃死暗昧唐陸贄對德宗云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臣伏望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官既務于得人言必貴于採納如此簡賢如此納言何勞廣設訪

察何必大張法網數年之後奸慝不去忠賢不進刑賞不清舉錯不公休祥不至災沴不除中國不安外夷不服乞將臣戮于市曹以正今妄言之罪

一復耆舊以慰人望臣聞詩曰國無典刑尚有老成人言老成人重于典刑也故古者人君其臣閱世既久更事且熟係國家之安危爲士庶之屬望雖年當休致必再三勉留非特尊寵耆舊亦以愛惜人才也臣訪得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都御史韓雍夏塤高明李侃歷仕年久頗有令望或因讒謗而解

官或托徵恙而去任臣與各官素不相識亦不曾親覩其謀猷設施果超出于流輩果無媿于古人但聞其命下之日趣裝即歸略不顧惜弃捐華要自分幽閑其與夫馳末景于桑榆貪厚顏于鍾漏惟念子孫之計殊德羞惡之心老病侵尋强自支持乞哀權貴冀復容留者霄壤懸絕況各官猶皆强健未即衰病士林仰慕將論攸歸名下必無虛士璞玉豈宜暗投臣伏望　陛下將各官收用以補兩京之缺員以慰天下之人望無使小人肆其離間不以微疵掩其大

節彼必感激思奮、將俾政績有成、又足以彰我國家舉擢之無遺才也。

一通事情以防壅蔽、臣聞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是知人主一號一令、有目皆見、一賞一罰、有耳畢聞、可以質諸鬼神、可以播諸夷狄、如二帝三王、君臣同心、翊贊戒勅之言、禮樂法度之施。使其秘而不傳、則書不得而載、詩不得而誦、史官無以記錄。後世何以考據。我 祖宗列聖、號令賞罰、如雷霆霜雪。人皆見聞。雖有奸謏、無從爲詐、往時

朝廷降旨許各衙門傳報事無壅遏情亦浹洽蓋一用或非人行或乖常大臣得以申論諫官得以抗言今一切旨意不許傳報將使羣下聵聾瘖癡面牆而（此必有細本措以凡拱塞）立（人言）賞不知其所從罰莫測其所自機閑已發于四方是非獨蔽于目前若以為抄謄勞人則各官自有操牘執翰之徒未嘗言已之病若以為漏泄機密則朝廷必無遠嫌避忌之事未嘗畏人之知所以不令傳報莫解其由將恐小人乘此為壅蔽之計肆奸罔之奸塞下之耳目蒙上之聰明其患亦非小也臣請

今後凡遇內降　旨意悉聽各衙門官吏于午門前互相抄寫。通行報知。示以大臣至正之道。不爲瑣屑較計之私。事既無壅。情亦獲通。誠裨助化理之一端也。

一重守令以施教養。臣聞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則親民之職。莫若守令。然漢史所載。循吏頗多。今之府州縣正。或自京職陞補。或從科

目除授選用非不精。委任非不專。而迄無循良之風者。皆以教化之不立。撫字之無方。大槩俗弊。任有司者以催辦錢粮為能事。以奉承上官為得體。而司之臨府。府之臨州。州之臨縣。不察俗之厚薄。不問民之休戚。首先計其送迎之遠邇。伺其拜跪之疾徐。假公營私。要一奉十。稍拂其意。便有文翁之教化。陽城之撫字。輕不免于罵詈。重莫逃于箠楚。每三年朝覲到部揀選之際。而部院二三大臣。豈能悉知天下之賢否。其去取進退。每徇于方面府正之一言。其間善于

奉承者貪墨指爲公清暴虐稱爲平恕失於阿附者髮鬚微白即目爲老疾錢穀少負遂排爲罷軟部院旣云揀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責致使薰蕕莫辨玉石俱焚夫以有虞建官三考黜陟在漢爲吏或長子孫吏久于官則人情不苟官久于事則化理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而先去任爲其身謀不暇孰肯以教養斯民爲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廉吏重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臥治人非聖賢寸長可用甲以墨

而黜代甲者狠毒益滋乙以羞而免繼乙者龍鍾益甚恐如此而望斯民沐教養之澤難矣臣伏望
陛下痛懲此弊特勅部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其貪暴柔懦之尤著聞者以示激勸博訪有司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爲良牧則褒旌之恐後若民窮盜聚雖錢穀辦集未免爲酷吏則黜逐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望者不推州縣正官非科目出身者不與申風憲之職嚴贓濫罰使上下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頻冀收教養之績則人有恒心事不

苟作而民間送迎之費可以少損庶幾漢廷循吏復
見于今日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李雯舒章
　　　　　　　　　朱積早服叅閱

淩谿先生集

序　　朱應登

送馬民部先生凱旋序　凱旋

川蜀久罹鴇賊之患，其大者雖以次削平，而負固者故自若也，有廖鴇者尤機警，嘗以孤軍嬰我師，四面

受敵卒胄圍而出奮臂大呼萬衆響應執政者厭士
馬罷苦議欲撫之即設言曰聽撫然出入猶騎乘持
戟夜臥不解甲見尊官特倨傲無狀其實非聽撫也
問其所如設言曰願得安揷臨江市縣爲築蓋廬室
皆給薪菜塩豉炊食器臨江人苦之不與地其實不
欲得臨江市也會　朝廷憫念總制尚書洪公勦勤
不欲久暴于外乃命令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
彭公代之戶部主事馬君負圖則又以彭公之薦約
金幣給餽餉從事軍中君本洮人雖起家進士尤閑

邊略、獻謀畫策、往往奇中、故彭公特深、委任焉、正德癸酉春始率榆林洮岷諸鎮官軍三千人、發褒斜、踰保寧、出劍門關、聯山絡谷、犄伴並進、適廖黨亦至自臨江市相持于漢綿之間。始猶驅所掠羸稚與新附者為陳、我師獲俘甚多、廋弗勝、迺盡出其所謂老酒者與戰、既又弗勝、遂拔營而去、越三日、復大戰于綿州、諸將士氣益倍、無不以一當百、殺傷蹂踐、十喪其九、而廖賊亦斃于群賊、我師無傷焉、先是彭公之初入蜀也、議者皆云蜀道險惡、諸賊出入谿谷、捷如猨

猱師不得遽進雖進亦罔有功眾言朋興牢不可破

言兵殺賊利其金錢以爲長策

諸士兵又利賊遺金每追及賊得金輒委去蜀父老亦患苦且以大師之不爲厲已也公密用君計排群議以往首與諸將士約曰無卻進無拾遺無有獲而不復否則戮無赦故諸將士奮勇先登所過雖金貲被地皆莫敢顧竟以有功夫謂其克之難者姑息勝也謂將士之不能用命者溺于賂遺也今君之佐彭公也令嚴而有義志斷而能果使諸所爲將士者進亦死退亦死進未必死而有功退而死則身殄而名

滅故人人自奮如此乃知古之善將將者必出于有斷然後能勝然斷斷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優柔牽制之士所及也詩曰君子如怒俾民心闋彭公以之又曰詵詵征夫每懷靡及馬君有焉夏五月凱還入漢南巡撫大都憲藍公命應登爲文餞之應登謂君之功烈行且有功宗記之太史書之如應登何足云然巡撫公之命不可違也乃書其梗概以爲序云

賀憲長來先生漢南平盜班師叙　平盜

皇帝既踐祚之四年承　孝皇考豐亨豫大之後民佚以康崇極而圯於時蜀有巨寇曰藍廷瑞鄢本恕者始用父子兄弟相羽翼為暴亂自後群盜熵集黨與萬人保寧而北施于漢南阻山負谷險不可嬰恣意殺掠行道皆梗兩省官寮議曰川陝重地也不當有盜賊茲蠢不靖悖撓天常吾等守臣不聞更復奚待亟馳奏之會有詔切責職吏跡捕甚急迺以巡撫大臣特寄師旅蜀以西都憲高公主之陝以南都憲藍公主之總制其師則今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洪都

察院左都御史洪公也維我憲長來君伯韶則又以二三大臣之請奉命紀功用事軍門凡芻粮供億之費轉戰調發之謀靡事不任宣勞爲多焉我師旣集僉曰姑諭之降俾毋干天刑迺六年夏六月本恕自幸其魁三十餘人皆一時有名字附和者徑趨我壁免冑首觸地曰願伏辜然其心實來覘我師虛實欲

來降而擒斬之恐非所以示後

鬪其緩以肆不逞君旣覺率衆擒之奏聞戮于市傳首湖南繇是其黨益震駭作虛聲自庇君乘間密請於洪公曰無及於變而勦民將焉用之恕其叛而哀

其愚仁者之師也叛而討之服而許之德刑成矣故洪公用君議卒下招撫之令七年春二月江津之盜曰曹甫者衆號萬人亦藍黨也聞君威名遂率衆渡河詣溪中聽撫然猶懼誅復回保寧君乃挺身即其壘諭以利害曰順成爲臧逆爲否汝尙自擇便利朝廷豈盡汝戮邪即汝不解行且夾攻汝矣夫鳥巢于幕魚游于鼎豈久安之道邪甫用是感泣下馬羅拜

不難于賊降難于解散

各散去人給府牒一紙令歸復舊業是年三月朝廷用洪公薦特進君按察使仍往來督軍六月君迺再

入保寧、指授方略、以戢以討、有忤必劉、有降必釋、故所至克捷、而投戈解甲之士、日以數千計、七月十五日、全師凱歸、我無傷焉、明日告成於學、燕賚有差、漢中兵備副使邊君本一、謂今日之奏功、雖一人之慶、二三股肱大臣協和之休、而我憲長君宣勞任事、尤不可少也、屬予爲文賀之、應登曰、夫兵者古以禁暴懲亂、非聖人之得已也、獨怪夫世之喜談兵者、睹事扼腕、奮不顧生、若無能當、然一旦大敵在前、則首鼠兩端、慄慄如墜淵、并其所談者而忘之矣、今憲長來

君生平如儒夫口不能道辭遇至臨利害矢心殫力三年不攜家彎弧挾槊與士卒同坐起用成仁義之師其對賊數語萬鈞爲摧何慷慨也豈非斷之以義哉夫惟斷之以義則君臣之分明而臣子之職盡矣彼褒顯有功固 明天子之所有事非君之所敢望也因書以爲賀

蒙化左氏家譜序 左氏家譜

蒙化之左氏以土官世其家其先青世奴進者唐貞觀間耕于蒙巍山之下所居成聚遂得蒙舍詔後與

此並六詔之先也

諸酋長祭天、有異徵、人心歸之、再封為雲南詔、已而破吐蕃、奉朝請、遂有六詔之地焉、左氏之昌邏。其肇基也、邏之後五傳而至鳳閣異、由異以後譜逸而中微矣、元有青羅者始復其業、仕為順寧府同知、壽易府為蒙化州、 高皇帝兵取雲南、青羅之子禾首內附奉職、得領九部部落、頃之、元孽高添惠叛、禾率其部落人為先登、既有功、迺又招集亡散而歸之農也、因進蒙化州判官、迺又以貢職詣闕庭也、因再進為知州、禾仕既勸、傳之伽、伽如禾官、伽逮事累朝、用命無

賛當其靖寇亂從誦遣蒙犯險阻斬將搴旗宣勞効忠視未有加焉正統初伽從征麓川邊餉告急迺効卜式之義輸粟入永昌軍得進府同知州猶夫前也無何麓川餘黨復熾伽會出爲之赴戰斬級獨多卒以麓川功進秩知府州猶夫前也會 朝廷錄遠臣之勞再陞州爲府復以伽涖焉故伽以後皆爲蒙化知府矣伽之子剛未襲而蚤世貽子琳瑛琳亦未襲而蚤世且無胤也遂以瑛紹焉瑛遭際承平無大戰伐功然能謹身率先樸誠盡下能以其餘力禦寇盜

爲民蔽障，循行諸寨中，不以爲勞也，竟以勞坐寒疾死。子銘嗣其官，招徠綏輯，境內無盜，愛其奉職循理，猶夫瑛也。積之十年，不以勞言，竟亦以勞致疾死矣。銘傳之今守禎，正德乙亥春，余以按士至蒙，禎廼再拜請曰：禎不德，遭家弗造，先大夫俔逝，家廟燬于火，惟幸世牒僅存，又懼其久而淪，而氏族淆也，無以繫屬先緒，敢乞一言叙之。余廼語之曰：昔先王賜姓命氏，所以昭祖考，係宗族，別嫌疑，定親疎，而人道于此乎繇焉。故導水者，知其源，辨塗者知其脉，皆可以易

知也今天下晏謐百有餘年縉紳之家惇尚彝理緝譜牒以原人倫餘風所被遐邇同好豈非仁義之化哉然譜者先民準史而作也史以章往非以繩往也所以戒乎今也譜以明祖考故自我不書盖觀祖考者可以自考焉禎世治茲土信能忠貞致主勉修其先人之業俾弗墜斯傳世久遠矣何有于陵夷衰微也

贈郡倅盧君治水成功序

寶應河

寶應江淮間一要衝也湖水渟滀長隄委屬南接秦

鄉甓湖匯焉。亦護漫汗不可彌紀。北入于淮。則淮水所經也。夏潦時至。徐泗之水。挾河流而東入淮。淮不能容。勢益怒。且汨而南行。故瀕者日以溢焉。隄故有斗門。凡十橋。橋絕馳道。水溢。則東注之海。分渠灌民田。田皆溉。可得百萬餘頃。爲政者時其瀦泄啓閉之節。則漕寡不運之舟。農鮮不沃之利。倉廩無不積之儲。商舶靡不通之貨。是故東南之具區也。正德丁丑夏六月。隄圮于水。水來漂汲溺。其人民蕩覆廬舍數十里。壞官民舟亦數百艘。自丁丑逮巳卯。又二歲復

大水歲因以不登于是上下始怦怦然告急矣巡撫大都憲臧公疏于朝亟請發內帑治之事下有司議會都水郎中蔣君以職涖是邦祗載厥事而郡倅盧君廷哲寔董其役經始相成有專職焉廼發淮揚軍民築土障閘以丁計者三千五百括諸府庫及鈔關所貯錢充其費以緡計者七萬日給粟以斛計者萬有奇監工官自百戶而下以員計者二十五匠氏以名計者百廼伐石于鄰境之山而致者匪難廼附上于經行之舟而運者不匱廼陶甓于寬閒之阜而摶

者寖廣迺揵木于窪泗之曲而梓人獻材百工既和交臂受事既六閱月大功始就焉於是潰者以湮圮者以興隘者以廣而激者瀦者溢嚙者以安于是居者以嬉行者以游負者以息而耕者薅者芟牧者樹藝者以藩邑之士大夫長老者積患之餘拭視茲矣且欣盧君之績有成也徵予言贊之應登郡人也其厥成之情視衆鈞焉廼作而歎曰甚哉水之羨溢爲患也其所從來者舊矣昔禹抑洪水漢塞宣防而史氏必書紀成功也下此則西門豹鑿鄴河之流鄴父

老以為賢君。召信臣浚南陽之渠。百姓號之召父。是皆為民興利者焉。夫為民興利者。固民之所與也。今盧君起明經之家。而忝鄆牧之司。出環堵之室。而任斯民之重。始逡逡若不能。一旦臨大患。興大役。以身衛之。順運安行。不動氣貌。無惴恐以為之先。無德色以為之後。考其所施。而稽其所至。豈豹與信臣可相軒輊邪。即二子之功。在于開潴濆利溉田也已。未聞其能通挽漕之艘。建國家之利。兼而有之也。故比事考成。在盧君尤多。而吾民之德之也。視鄴與南陽民

當益倍之何古今人之相遠哉、然則盧君之名、且與
茲隄永久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抑
安知後之視今、寧謂余言之非蔽芾也

贈少司馬荊山王公隨駕南征序　武廟南征

聖天子臨御之十四年夏六月、寧服不恭、肆行稱亂、
廼親帥六師討之、今少司馬荊山王公以職在軍旅
當行、已而罪人既得、次于金陵、錄諸將吏功、諸官屬
陷賊中者論罪有差、築京觀而歸矣、公復侍從以歸、
凡留司諸公卿百僚、謂公宜謀帷幄、克清大憝、炳先

幾而無智名抑未彊而無勇功休名棘矣咸見稱述
被之詩歌御史中丞裴公謂應登宜有言應登江淮
鄙人也竊伏草野不臻于當世之務敢借周爲諭以
諷諸執事者可乎迺稽首再拜而言曰昔周都鎬京
東國爲洛成王嘗一至焉至于百工從行其敎詔之
者無它惟曰記功宗作元祀耳夫成王至洛何爲哉
曰配天祀神自時中乂者是已其報功之典歸即舉
之曰秬鬯命寧明禋休享者是已且自周徂洛遠猶
也而一至其地發功行賞未舉也而亟先圖之者何

哉蓋宅洛所以紹先德褒賞所以勸有功斯二者繼體守成之要道也事有曠世而同軌者莫於今 天子觀之夫金陵我 聖祖定鼎之地也自京師視之不猶鎬京之有洛邑乎列聖嗣統垂拱而治其在今（武廟親征在廷皆爭之故其序趨金陵立言有說）日則四征弗庭之時也不當一至其地乎成王在洛舉祀發政而已豈有張皇六師削平家難其功如今日之偉者乎周之記功有功于治洛之事者耳豈有躬服行枚轉給軍餉其事如今日之勞者乎 聖天子德配堯舜功邁湯武不當以周成言也至于侍從

之臣將事服義者其於十亂豈多讓乎夫記功之有桓圭以周公爲之宗者誅管蔡以安社稷耳今諸臣之在行者皆誅管蔡以安社稷者也而司馬公其最也　聖天子信賞必罰褒功勸勞之典抑豈後於周乎夫褒功勸勞固非臣子之所敢知也至於誅叛逆以懲不恪正紀綱以示無携者則　聖天子今日之歸之所有事也而昭矣弼逆者公之責也周官曰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言其外攘畢而內治修也今日之事愚安能無厲望于公乎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楊澄清通侯參閱

蔣文定公湘臯集

疏揭

蔣冕

乞取回劉允及停止張玉不差題本（停差內官）

臣某等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國用日增、無有限制、雖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爲狼狽、況

令虜患未寧軍需粮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
邊銀兩每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用所賴以接濟者
惟有塩課一事然往日開中塩引如正德十年則開
中正德元年以前課額令各處運司該年正課俱已
開中盡絕凡有奏請開中多是預先支給塩法因此
大壞猝有邊警召募客商多不上納邊方既無以仰
給又不免動支太倉銀兩助買支應蓋因公差人員
成化中此弊已極
奏討引目數多本等客商守支艱難以致如此夫以
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緩急之需塩課成法又

日益廢壞。無以接濟邊用。萬一復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糧草。不知　朝廷將何處之。近該司設監太監劉允差往烏思藏。齎送番供等物。奏討長蘆運司見鹽一萬引。兩淮運司見鹽六萬引。其跟隨人役多有挾勢謀利之徒。往往該支一萬引。或夾帶至八九萬引。以此載鹽船隻。塡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楫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拽船人夫。多至二三千名。威勢逼迫。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壞鹽法。抑恐激成他變。臣等實切憂之。夫人君之所

當敬者。惟天與　祖宗而已。列聖以來。每于郊廟之祭。必竭誠備物。以盡報本追遠之道。所以天心悅豫　祖考來格。災害不生。福祥駢集。具有明徵。初非以奉事西佛而然也。乃若烏思藏者。西番化外之教（西番僧者即彼中頭目耳）（祖宗立法王等號因其俗以羈縻之非奉佛也）其徒飲酒食肉。不知戒律。又釋氏之所恥言者。聖明在上。正宜申嚴禁戒。遠斥其人。豈宜崇信其說。遣使送供。浪費國計。而貽生民之害也。再照陝西延綏甘肅等處。連年災傷。米穀薄收。人多飢饉。加以去年虜賊深入搶掠。又有回賊屢年作耗。瘡痍之民。尚未

甦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粮十分窘乏彼處布政司等官計無所出具本奏請通融議處又乞賑濟方忠無以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玉前去彼處造辦應貢各様土宜物件其合用錢粮茶品等項欲令陜西鎮廵都布按三司等官及甘肅地方官員計處交與張玉置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小衙門毋得違阻令臣等備以此意撰寫勑書臣等躊躇累月未敢仰承

聖意緣前項地方兵荒貧窮民不聊生若令措辦錢粮取

之于官則庫藏匱之取之于民則田野空虛所在大小衙門官員雖欲欽奉詔旨無得違阻而公私匱竭無從出辦儻或嚴刑峻法剝民膏脂有所不顧竊恐事極變生民窮盜起勢所必至將來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仰惟　聖明在上神武聰明愛民如子切切以保安地方為念今忽欲有此舉臣等竊意

聖慮一時偶有未及實亦臣等不能開陳之罪也況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夷日夜窺伺欲為邊患設若內地盜起彼必乘机寇邊地方安危關係非小至于使

宜處治惟軍机重務得以行之尋常公幹豈可援此為例此事臣等且未暇悉論持以關係聖治及地方安危者冒昧言之伏望皇上俯垂天聽亟將劉允取回今後凡有奏討鹽引者一槩不與重念陜西之民貧苦可憫更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勅書免令臣等撰擬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請廻鑾兼乞勿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調遣軍馬支給錢粮題本　請廻鑾止鈞帖

伏自聖駕出京以來已經二十餘月今恭遇萬

壽聖節凡親而宗藩遠而外夷其奉表來京與臣等在京在外各衙門官員人等皆不得一望 天顏山呼舞蹈以盡其惓惓敬仰祝頌之誠況孟冬伊邇禮當時享太廟若非及早廻鑾 躬親奠獻其何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亦何以盡 皇上報本追遠之意

又況近京各處衙門多抄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印信鈞帖凡調遣軍馬支給錢粮俱以此帖行之臣等伏見 祖宗舊制一應軍馬錢粮非該部奏有勅旨俱不許擅行支應今乃一旦以此帖行之

他日設有奸人乘机詐冒軍衛有司不能辦別眞僞一槩奉行安能保無他患伏望 皇上思 祖宗付託之重念兩宮懸望之深卽日廻鑾以安中外今後凡欲調遣兵馬支給錢粮仍遵舊制而行前後印信鈞帖俱乞停止不行以防意外之虞且毋使天下之人他日指爲口實以爲臣等之罪宗社臣民不勝慶幸

請重邊防以備虜患題本　　扈從宣府官兵

臣等切惟宣府爲國北門自永樂以來每屯聚重兵

于此、用以外禦虜寇、內衛京師、不容一日而少忽也。今 聖駕巡邊、命宣府總兵朱振、副總兵陶杰等、統領官軍一萬六千員名、扈從前去大同等處、其宣府城內、所留軍卒、既是不多、又皆羸弱不堪征戰之人、地方空虛甚矣、虜賊近邊住牧、備知我之虛實、其所以潛形匿跡者。安知彼非欲乘机伺便以遂其奸謀詭計。使我墮其術中而不自覺也哉、倘 駕至前路、少留數日、或更欲西行、萬一虜賊長驅而來、徑犯宣府。誰能捍禦。則保安懷來以東、居庸以南一帶人

心皆皇皇無措、京師亦當戒嚴矣、事之可憂、孰有大于此者、此實宗社安危所係、不可不慮、伏望 皇上俯鑒臣等愚忠、深惟宗社至計、慎重邊防、及早廻鑾、即將朱振等所領兵馬掣回、仍舊鎮守地方、以絕夷虜窺伺之心、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請停止無名賞賜揭帖　停止賞邊銀兩

本月二十三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傳奉 聖旨以 皇上巡歷宣府大同等處地方、憫念邊兵寒苦、着戶部上緊處置銀一百萬兩、委堂上官一員管領

前去該鎮交收，以備犒勞之用。臣等竊惟沿邊將領士卒，皆國家之臣子，自其祖父以來世受朝廷厚恩，官有俸祿，軍有糧米、冬衣、布花，并馬匹草料，盔甲弓箭等項，一一皆給之于官。今一旦恭遇聖駕巡邊，凡防禦扈從，皆其本等職分，雖曰少效微勞，孰敢希望賞賜。況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民窮財盡，府庫日匱，野在在空虛。戶部見在各處解到折糧折艸等項銀兩，止湊得二十萬兩，又查太倉銀庫正銀全無，止有每年積下餘銀一十五萬兩，二項共湊得三十五萬

兩，緣太倉餘銀，原係備邊軍需之物，該部見在折粮折艸銀兩，又係見該補給在京軍官夏季俸銀，衆情懸懸，日以盼望，今已歷過秋季，而夏季該關俸銀，尚未得關支，奈何奪此以與彼，豈宣大邊兵，宜加憫念，而在京軍官，獨不宜加念哉，又該部欲開各處生員納銀入監之例，緣前項事例，非遇兵荒緊急事情，不可輕易開行，今以無名之賞，妄開事例，他日萬一或有如往年流賊之變，及去年白羊口北虜犯順之舉，事出倉卒，欲用粮艸，無從措辦，又將設何方法以應

急哉伏望　皇上節用愛民停止無名之賞收回前
日傳奉　旨意止令該部將太倉餘銀解赴見差侍
郎鄭宗仁處交收准作該鎮正額糧草之用仍將該
部見在銀兩照數補給軍官俸銀嚴勅該部今後不
許妄開生員納銀入監事例以致阻壞選法尤望
皇上重念　祖宗創造之不易大內居守之無人
朝廷政務日有萬幾不可一時而或忽即日迴鑾以
安宗社天下臣民不勝至幸

請勿墮虜計中揭帖　聖駕親與虜戰

伏惟 皇上駐蹕陽和久未廻鑾今該大埶虜賊擁衆而來旣以一枝衕營陽和後口窺伺行在欲謀入寇又分一枝搶鹵陽和西南地方以阻延綏人馬東來救援又分一枝東至宣府各處地方其後面相繼而來者烟塵不絕蓋又不知凢千萬衆也虜賊壓境旣如此其衆其爲計必非往常刼掠牲畜暫來卽去者比若思慮不審輕出與之接戰則卽墮虜奸計中他日雖悔亦無及矣遠則漢高祖被圍白登近則我

英廟蒙塵土木皆可爲萬世之永鑒也伏望 皇

上以宗社爲心切勿輕視此虜縱使虜賊三二十騎前來誘引亦勿　親出與之對陣嚴督各該城堡官軍四面防禦瞭望分明探報的確若果虜賊離邊稍遠猝難拆墻而入則請　皇上輕騎入關嚴兵殿後勿再遲疑以蹈漢高祖及我　英廟覆轍此誠宗社安危所係呼吸之間有存有亡誠不可不熟思也臣等與言及此言與淚俱下伏惟　聖明俯鑒愚忠留神聽納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論郊禮不可行于留都舊壇題本　諫止留都郊祀

臣某等謹題今月初十日該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以明年郊天日期既近謂欲暫于南京行禮命臣等詳議可否臣等竊惟國家大事莫大于郊祀之禮是以古昔帝王與我　祖宗列聖莫不致慎于斯仰惟皇上奉天明命而爲天子居古昔帝王與我　祖宗列聖之位不可不體古昔帝王與我　祖宗列聖敬天之心今欲輕易移郊于南稽之古典參之今制揆之事體度之人心皆所未安臣等雖愚死亦不敢奉詔所有鄙見數條開列于後伏望　皇上俯垂采

納停止前議早賜廻鑾以成大禮使天下後世無得
而議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一我　太祖高皇帝每遇郊祀大禮前期已行愼重
臨事尤加敬謹　聖言諄諄備載　祖訓諸書列
聖相承守而勿失至我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雖
因國有大事不得已親征廵狩及至郊期將近即
先事廻鑾未嘗廢禮今日尤當遵守
一我　孝宗敬皇帝嘗因　聖體違和未能出朝不
得已暫改郊祀日期然　聖心兢兢甚不自安每語

近侍群臣以此爲歎及至 聖體康復躬成大禮然後 聖心始寧在于今日尤所當法

一南京郊壇配位洪武時止有 仁祖一位永樂初方增 太祖一位自遷都已後京師郊壇止以 太祖太宗並配今若欲于南京舊壇行禮旣不可除去 仁祖配位又不可擅設 太宗配位若此事體至重至大臣等尤不敢妄議

一古者國君遷都然後移祀天地此皆事非得已今若移郊南京似與古人遷都之舉無異竊恐涉于不

祥、未可輕議。

一凡郊禮以敬爲主、其犧牲制帛等項、皆須預養素辦。嚴謹省視。不然不敢行禮。今若倉猝措置、取具一時。鹵莽苟簡、徒爲褻瀆、其爲不敬。孰大于此。如此而欲天心克享。錫福降祥于天下。未之有也。臣等豈敢阿諛苟從以速天譴、

一燔柴用特、取其馨香上達、其所用特牛并所祀牛犢古人皆謂之帝牛、以其祀昊天上帝也凡帝牛若至臨祀之時。卜而不吉。或有死傷等項、不敢輒代以

他牛。必取在滌過三月者然後用之謂之滌者牢中清除之所。蓋以精潔爲義耳我　祖宗百五十年來。一應大祀特牛犢牛。皆先期畜養。務令肥腯潔淨。深合古人制禮之意。其他犧牲。供如此類。今若不然。何以盡事天之敬。小大臣工孰敢輕議。

一國家郊廟之禮。皆我　太祖高皇帝與當時在廷文武大臣及諸儒臣禮官考古證今。原情定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行之萬世而不可易者。　祖訓國法。昭然具在。內外文武之臣孰無身家。誰敢倡爲新說

以變舊章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愚言使臣等上不
得罪于天地 祖宗下不得罪于天下後世臣等幸
甚宗社幸甚
一我 祖宗凡有祭祀于未祭之先七日戒三日齋
當此齋戒之際大小衙門並不許奏刑名以其有徒
流斬絞等項字面也不許奏喪葬以其有薨逝死亡
等項字面也況兵尤刑之大者而郊又祀禮之至大
至重者乎今出兵討罪未及班師乃欲因便而行郊
祀之禮求之 祖宗之制未見其有合也擅更成憲

孰任其咎。

請停止南京郊祀題本　　南壇配位

臣某等謹題，連日該司禮監太監魏彬等傳諭，聖意謂欲暫于南京郊祀舊壇，增減配位，以便行禮。臣等聞命兢惕，莫知所爲。竊惟自古帝王郊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享，以盡報本反始之道，皆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未有輒以已意擅爲增減者也。我朝郊祀之禮，初都于南而奉太祖、太宗以並配。舊壇配位，則有仁祖，奉太祖以爲配。繼都于北而奉仁祖

太祖京壇配位則有　太祖　太宗　仁祖配位既不可奉遷而北　太宗配位又不可奉行而南今日一時倉猝欲行郊禮不知于我　二祖　一宗果將何以奉配天地臣等反覆思之決然知其不可況

二祖　一宗配享之初既博考于聖經又詳集乎廷議既詔諭于宗藩又詔諭于天下不知今日欲為此舉亦能如　祖宗之時從容廷議詔諭否乎此臣等所以始終決然以為不可也伏望　皇上俯納臣等先後所言停止前議早賜迴鑾恪遵舊制務成大禮

以奉答天地之心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宗社生靈

不勝慶幸

乞革去武忠御馬監并團營管事揭帖 諫止邪璫典兵

臣等看得天壽山守備太監武忠近日掌調御馬監

管事今又令其提督團營命下之日人皆駭愕以為

御馬監職掌禁兵團營摠戎重務豈可授非其人武

忠昔在孝廟時險邪阿附壞事頗多特加斥逐不用

正德年間賣緣守陵愈肆貪虐强占民田累死人命

數多尅削軍糧歲取動以數萬賣放軍人二千有餘

恃埶為惡人心積怨所以給事中史道劉世揚前後交章論奏欲付之法司明正其罪并追究援引之人蓋亦去邪慮患之深意也伏望 皇上俯賜鑒納亟將武忠革去御馬監并團營管事止令外私宅閒住（恐張時內臣擅權更有甚于武忠者）别選廉靜老成小心無過之人俾典禁兵仍與新命太監張忠一同提督營務庶幾軍政修明人心悅服邪黨殄除賢良進用 陛下清明之政亦無累矣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為後大宗疏　大禮議

臣備員內閣竊見　朝廷二三年來累次命官會議大禮因考之儀禮及春秋經傳等書于古人為後大宗之義頗知其槩世之學者任情違禮言人人殊豈人人故自殊其言哉學術不明人自為說滔于一偏一曲而不自知也我　祖宗朝建學立師專以五經四書為教凡儒先註釋雖兼采眾說一主二程朱子之言以上宗于孔子科目所取　朝廷所用非明經而不悖于程朱之說者不得與近數年來異說鋒起是以古人為後大宗之義不明于天下臣因舉程朱

諸儒所論有與古義互相發明者摘其大要條列一二謹錄進呈伏望　皇上留神省覽益堅　聖明專意正統之盛心則凡任情違禮之說自不得以上惑

聖聰而于　君德世道皆不能無小補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一三代及漢魏唐宋以來爲人後之議公羊高傳春秋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非高創爲斯言也高爲子夏高第弟子子夏上傳于孔子而以授之于高也世之學者不原其所自遂直以爲漢儒之言誤矣惟以此

此段議武宗猶謂其當亦不甚與張桂異也

言爲出于漢儒而不知爲孔門之所傳授由是不明

春秋躋僖公之旨　逆祀之說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之說先禰而後祖之說無昭穆則是無祖之說君子

不以親親害尊尊之說臣子一例之說皆莫之講而

三代以來爲人後以重承祀繼統之大義皆托之空

言矣邪說紛然卒莫之禁國固可以有二統尊固可

以有二上人固可以有二考人欲肆而天理微彝倫

斁而世道降未必不由此以致之也唐之宣宗禘祭

祝文于穆宗及敬文武三宗皆稱嗣皇帝臣其昭告

猶爲不失此意。穆于宣爲兄。而敬也文也武也。則皆宣之猶子也。叔父之于猶子。尚可以稱嗣稱臣。况豈之于穆。本弟之于兄乎。故弟之于兄。叔父之于猶子。皆以君臣例之。與父子無不同焉者。雖祖孫亦然。可以考則稱考。可以兄則稱兄。其名稱皆不敢紊。至于叔父雖尊行。臣也。猶子雖卑行。君也。衆其所重。惟以臣道自處。而不敢不以君道事先君焉。叔父之名。猶子之名。皆不必著于宗祀之文。而亦未嘗廢也。夏有天下四百三十餘年。傳十七世。凡十七君。而以弟繼

兄者二人，仲康之于太康，則兄終弟及之始也，商有天下六百四十餘年，傳十七世，凡三十君，而以弟繼兄者至十三人，孔光所謂殷之及王是也，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傳三十二世，凡三十七君，而以弟繼兄者猶五人焉，兄終弟及，自三代以來，不爲少矣，三代宗祝之文，今雖不可考見，而凡嗣先君者，未嘗不稱嗣，亦未嘗不以臣道自處，弟之于兄，亦何以異于子之于父哉，春秋書公孫嬰齊不曰公孫嬰齊，而曰仲嬰齊者，兄嬰齊以弟而後兄也，列國陪臣，尚明此

義況有天下者乎胡氏謂其亂昭穆之序者以兄不可以子其弟故謂弟不可以後其兄也不知倒以君臣之道而仍不廢兄弟之名因春秋之所予也昭穆之序何有于亂乎獨不記僖躋于閔臣子一例之說乎由前之說則兄爲弟後既可以行于國君矣由今之說何弟爲兄後乃不可以行于卿大夫乎不知道雖倒以君臣而名不廢于兄弟則雖有天下者無不可行而況于有國有家者何不可行之有哉又春秋于定公八年書從祀先公三傳皆謂先公爲閔僖以

文公逆祀。至定公始正先公之位次爲順祀也。劉原父釋經。至謂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則直稱僖爲子。謂閔爲父。而兄爲弟後者。亦以君臣例之于父子矣。兄弟爲兄後者乎。漢劉欒引閔僖二公事。以斷殤順二帝昭穆之序。謂殤帝在先。于秩爲父。順帝在後。于親爲子。亦因以君臣例之。誠有得于春秋之義矣。自漢成帝以兄弟不得相入廟。舍其弟中山王而立任定陶王。于是兄終弟及之典。不復見于世。唐之敬文武

三宗雖相繼而然皆乘時之亂立不以正未有若我

武宗皇帝遵奉　祖訓而親挈神器以授之于我

皇上者也念大統之所由傳思大義之所當盡據

經守禮正名定分豈非今日之第一義乎今之不明

此義者乃曰　皇上由宗藩入繼大統與宋之英宗

素養育于宮中者不同不思舍所生而後所繼大統

所在既身嗣之自不得不以父道視之矣豈爲其有

養育之恩哉特兄弟之名自有不容泯焉者耳又曰

孝宗有　武宗爲之後矣今乃又後于　孝宗

武宗無後矣、今顧不爲之後、不思嗣　武宗之統、卽爲　武宗之後、旣後　武宗、卽繼　武宗而子于孝宗。正如　孝宗原有二子、而兄終弟及。非越武宗而直上嗣夫　孝宗之統也、統之所在、卽當後之嗣其統。卽所以後其人而承其祀、　武宗豈果無後哉。此義旣明、則夫兄而父事之、不敢不以兄名稱焉、弟而以子道自處、不敢紊夫弟之名以自稱也、由是伯父而父之、伯母而母之、父矣而不敢自父焉、母矣而不敢自母焉、禮儀之節、稱謂之等、一皆有義以制禮。

有禮以防情原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名無不正言無不順施無不當行無不宜者矣知繼正統也知重大宗也旁親固在所略矣小宗固有所不暇顧矣使本生兼厚焉小宗兼重焉則爲後之義不專矣揆之于道夫豈順乎度之于禮夫豈協乎春秋之義不如是也師丹之議講于漢明帝之詔行于魏程子之論著于宋雖言之淺深義之精粗未可以槩論皆有得于春秋之旨者也議禮之臣上法三代下則兼取漢魏唐宋以來行之而善者用之于今日庶幾不

失聖人春秋之義矣臣謹按宋儒朱熹謂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此爲禮之正法由熹此言觀之則春秋臣子一例之說雖聖人復起亦有不可易者古者爲人後之義至是益彰彰然明矣

一漢宋名臣大儒爲人後之議漢宣帝初即位詔議故太子謚有司之奏已謂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及成帝召丞相御史大夫議宜爲嗣者又皆以爲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至哀帝欲加定

陶共垂稱號師丹亦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西山眞氏取丹此議編入文章正宗且曰丹議甚得禮經本指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本儀禮云蓋此語雖創見于公羊高春秋傳中而實本于儀禮古之治禮者世守焉所以語類載朱子語學者英宗朝事亦曰當時濮議之事都是不曾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爲人後爲人子其義甚詳漢宋以來名臣大儒凡論主後事未嘗不以此言爲準臣謹按漢文帝時嘗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由此觀之則子之于父有當

爲後者。亦有不當爲後者。非謂凡爲人子者。皆可以爲父後也。子之後其父者。旣繼其統系。仰承其宗祀皆爲後之事。非如今之人謂繼統爲承其基業而爲後。乃是繼嗣而爲子也。可見今之人繼統不繼嗣之說。皆不明于禮爲人後之義者也。

一朱熹論宋英宗事。朱熹嘗因門弟子問濮議。答曰歐陽修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爲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爲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

于此、亦坐濮王于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爲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爲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爲據足矣、臣謹按朱熹此言可見所後所生、其稱謂之閒、自有不得而同者、大宗正統、義固有所專也、一宋孝宗理宗于其本生父母止稱爲所生父所生母。甚得古禮爲後之義、宋高宗旣立孝宗爲皇太子、封皇太子所生父子偁爲秀王、所生母張氏爲夫人、

理宗既後、寧宗爲帝、追封所生父希𤩽爲榮王、所生母全氏爲國夫人、其後二君在位三四十年、于其所生父母並無別樣稱呼之事、臣謹按孝宗于其所後父高宗及所後母吳太后能盡孝道、所以得稱爲孝其後理宗亦以尊崇正統于所後、倫理無失得稱爲理、不但以其能表章理學而已、若二君者、可以爲萬世爲後大宗者之法矣、

書

與蕭提督書　　軍根

各處官軍俸糧自當于各府州縣秋糧夏稅中支給、吾廣右去年徧地旱傷糧稅何從而出哉若必待徵完糧稅而後以本色給之則官軍與民皆不堪命矣、今暫將廣東湖廣所糴軍餉支給隨征官軍外量行借與守城官軍。先由桂林以次及于柳慶隨支隨糴。隨糴隨運但支給兩三月本色米而不折銀與之則不獨隨征官軍無缺乏之憂而里居士民亦免飢餓之歎。不日秋成田禾收穫雨水漸稀林箐可入則平賊有期矣

卷之終